



他也是听着各种“钱爸爸”的故事入场的。比如，新东方前英语培训老师李笑来，以一系列的“神操作”出名，曾把4600元买入的2300股新东方股票换成苹果股票，后来又把暴涨后的苹果股票陆续换成超过10万枚比特币。

还有一个绰号叫神鱼的研究生辍学专职区块链创业，开过矿池，很快赚到一个亿，结婚时送给老婆一个新挖出的比特币区块，存入1LoveU开头的账户地址中，并附言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被奉为区块链圈子里最浪漫的事。

一个知乎帖子广为流传。2011年12月，一个女孩在知乎提问：“大三学生手头有6000元，有什么好的理财投资建议？”

连续3年拿过中国科幻最高奖“银河奖”的作家长铗，当天回复：“买比特币，保存好钱包文件，然后忘掉你有过6000元这回事，5年后再看看。”

长铗的回复下应者寥寥。提问的女孩最终什么也没投，拿奖学金和朋友去了趟杭州旅游。

随着比特币价格在2017年12月蹿到超10万元人民币，长铗的回复又被无数人扒出。3万多人给长铗点赞，几千人为女孩错过千万财富唏嘘，也感叹自己“上知乎太晚”。

很多没赶上区块链早班车的人，慌张地抢着上车，不管是什么车次，什么车厢，因为“如果你错过了互联网，绝对不能再错过区块链”，“种一颗树最好的时间，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”

2018年年初，某科技公司创始人玉红，和几个同属“古典互联网圈”的朋友在酒吧谈论区块链，凌晨3点了，几人也不愿散场。后来，玉红索性拉了一个“3点钟无眠区块链群”。

这个群非常火爆，一个月之内，3点钟群又分化出了上万个3点钟分叉群。有人说，在2018年3月乍暖还寒的北京，空气里新弥漫的焦虑是——“我还没有加入3点钟社群”。

几个月内，上百家区块链公司在北京扎堆成立，他们火急火燎地融资、挖人、宣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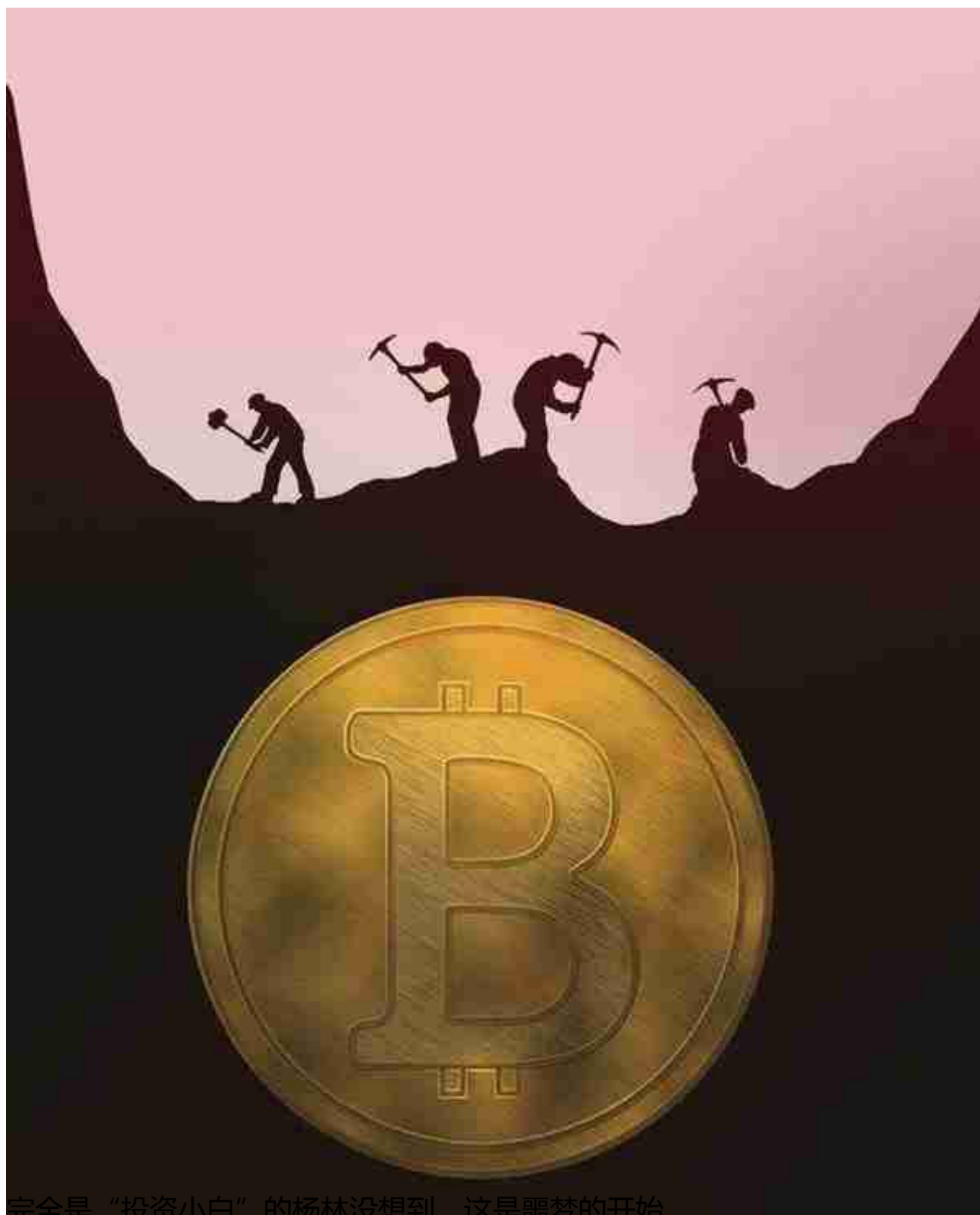
在区块链技术公司扎堆的北京上地嘉华大厦，大厅里甚至开了一家“超级节点餐厅”，整面墙画着原子般相连的节点网络，象征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账技术。

3

在区块链“登峰造极”前，有人去“挖矿”了。

2018年上半年，四川只要有水电的地方，无论多么犄角旮旯，几乎都被投资客踏破铁鞋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曾在大凉山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甘洛采访，城里只有一条主干道，过去十几年以挖金属矿为生，近几年悄然转变成新的挖矿之城。出租车、黑车司机都能高谈阔论比特币、挖矿。



完全是“投资小白”的杨林没想到，这是噩梦的开始。

这个App有一整套十分精细的运营模式，总结起来就是循序渐进地诱导用户加大投入：根据投入资金量，这个App会将用户拉入不同的新手群、高级群、核心群，提供一对一指导和贴心教程，群里有客服，有众多山寨币项目方，也有人每天争先恐后地“晒收益”，给人一种“大家都在赚钱”的错觉。

数位在币圈摸爬滚打多年的人表示，安排“晒单”是运营炒币群的常规套路，一个看着挺正常的群里可能一半都是托。

这个App上还有各种优惠广告，如“交易就送特斯拉（实为抽奖）”“合约免手续费”，不断吸引用户参与合约交易。

看到广告后，杨林很快买入加20倍杠杆的“合约产品”：他可以选择看多或者看空，如果价格波动超过5%，且走势与他的预测相符，本金翻倍，与预测相反，他将被爆仓，输掉本金。濒临爆仓时，可以增加保证金以保证资金安全。

这种合约产品本质上就是期货，但国内股市期货最高只允许5倍杠杆。而这个注册在海外的App，不仅提供的期货杠杆倍数高得多，且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允许交易、没有任何涨跌停，也不接受国内监管。在轻松地步入这个完全“自由”的世界时，很多入场者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其实正凝视着一个深渊。

悲剧往往漫不经心地开场：小赚了几笔后，杨林逐渐加大投入，本金投入增加到十几万元。

2018年3月30日，比特币期货行情突然出现大幅震荡，手机通知杨林快要爆仓了，但他死活登不上服务器。终于登上时，他已被爆仓。

杨林给App客服电话，客服称平台上存在极端交易行为，之后将“回滚数据”。

但平台设置的数据回滚时间段，没有覆盖杨林被爆仓的节点。挣扎过后，他继续投入本金，没想到，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，他数次经历宕机爆仓。

5月的一天，他被爆仓将近50万元。其中不少钱是开信用卡套出来的。

杨林在网上搜索才发现，这个App交易所恶名累累，一直以来不断有用户在微博上曝光遭遇的种种异常，包括被穿针、宕机、定点爆仓。但该公司巧妙规避掉了诸多监管风险：注册在虚拟货币合法的地中海岛国马耳他，与在中国的运营公司做了法律切割。

6

杨林再也回不到原点了。

女友生日时，他拿出1000多元买了个普通的手机送她。女友很不满，向杨林母亲抱怨“你儿子太抠门了”。

女友不知道，杨林当时已经负债累累。后来，杨林主动向女友坦白，“欠了40多万元”。当时他已欠下近百万元债务。女友无法接受，这段感情告终。

杨林父母知道后，找亲戚借了20来万元，加上毕生积蓄，给杨林还了部分欠款。杨林向他们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去借钱了。

杨林心态最崩溃的时候，父亲又被查出肾癌。他去医院照顾，握着父亲满是皱纹和裂痕的手。他和母亲下楼买早餐，也心酸不已，老妈像个小老太太了，罗圈腿，走几步就腿疼，冬天拾荒落下的病根。

老爸第一次在他面前落泪：不是因为癌症，而是因为家庭困境，两个儿子还没结婚，天大的债务又从天而降。

在医院一周，杨林“很难受”，“很挣扎”。回到北京，杨林找老同学借了钱、借了网贷。新借来的钱，又全部投入期货合约中。

博弈论中有一个观点：如果你拥有无限多的本金，在赌博中你永远不会输。在50%的输赢概率下，通过不断增加赌资，你一定能翻盘。

很多人把翻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局，但现实中没人拥有“无限多的本金”。杨林总共亏掉了将近200万元，这时，他已没法从任何渠道借到钱。催债人的电话让杨林惶惶不可终日，他害怕公司知道自已的事。

最苦闷时，杨林翻看了很多名人传记。他发现企业家曹德旺年轻时也曾欠下一屁股债，后来又艰苦奋斗东山再起，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。

抱着最后的希望，杨林给曹德旺写了一封求助信：表明身份，附上身份证号，如果曹总愿意借钱让他跨过这个大坎，让他能重新静下心来工作、学习，他愿意以任何方式报答曹总，分几年偿还钱和利息。

不出杨林所料，去信石沉大海。

杨林想过放弃，王素芳故作轻松地劝他，“人一辈子还挣不到那几十大百万元吗？”

白天，杨林去公司上班后，王素芳也出门了。她在腰包里揣两个馒头，从沙河坐地铁到上地，再步行几公里到群英科技园一家公司楼下，该公司被传是杨林炒币的App的实际运营者。王素芳在门口一坐一天，口渴了也舍不得买水喝。



她想帮儿子讨个说法，但她上不了楼，也说不清儿子经历了什么。有时，她只是焦急地向路人求助，“有谁能帮帮我们？”

这座楼前来过不少头发花白的父母。一位母亲甚至在对面大楼的食堂里找了份工作，每天下午来到这家公司楼下。

大部分因平台异常找过来的人，刚来时都挺冷静，但等不到回应的时间久了，也有一些人变得冲动，去年10月的一天，几十个人撞开了这家公司四楼的玻璃门。

年后赶到北京的方春，眼里布满血丝。他原本是广东一家工厂的磨具师傅，去年接到这个App的营销电话，搜了下区块链的前景后，他开始学炒币，后来玩起期货合约，从此再也睡不好觉：上下插针的爆仓经常发生在凌晨三四点，那是他盯盘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。

亏掉所有积蓄、借款后，方春卖掉了在广州打拼多年买下的一套小公寓。收到房款当天，他想把钱转给妻子以示决心。老婆说了句，“我相信你。”

春节时，方春鬼迷心窍再次入场，短短两天所剩房款荡然无存。逛超市时，老婆翻到方春手机，当众扇了他一巴掌。过了几天，老婆跟他离婚。

来北京找这家公司讨要赔偿，成了唯一的希望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方春也成了外卖骑手。

被割韭菜的，并不都是小散户，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矿场老板、资深比特币玩家、学金融出身的职业投资人，他们中不乏原本经济富裕者。

房子滨原本在深圳华强北做生意，专卖苹果手机。可生意不如以前，2018年年初，店里的毛利比2017年年初少了7倍，于是他琢磨着转行干别的。几个卖硬件的朋友一交流，区块链行业比实体生意好做多了，几人合伙在福建开起矿场。